

畫

OUT FRAME 外

月訊 No.002

指導單位 |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單位 | 嘉義市立美術館
地址 | 60081 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話 | (05)278-8225
信箱 | art@ems.chiayi.gov.tw
企劃製作 |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
美術設計 |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
印刷 | 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0年2月

在歷史場址裡的再創造 ——嘉義舊監獄

採訪整理 | 林怡秀

嘉義舊監獄始建於1919年，1922年竣工啟用，舊稱臺南監獄嘉義支監，1924年改稱臺南刑務所嘉義支所，1945年終戰後稱臺灣第三監獄第一分監，1947年改稱臺灣嘉義監獄。這座現為全台僅存、建築群保存完好的日治時期監獄建築，除了見證臺灣近百年來獄政發展與改革進程，這座鄰近北門驛的監獄建物也應用了大量來自阿里山的良材（扁柏、紅檜、杉木、檜木等），在精良的木構工法中，可見嘉義過往木業興盛時期的歷史面貌。

1994年5月，嘉義監獄遷往鹿草新監後，隨著原址收容人數逐年遞減，以及都市更新相關議題，舊監拆除與否也引起各方的討論。回顧彼時，長期關注嘉義在地文化、歷史建築等議題的文史工作者陳世岸表示2002年舊監保留行動的成功，其實與此之前的嘉義稅務出張所拆除事件有關，「在出張所之前，嘉義對於文化資產保存其實一直沒有明確的想像或討論，當時雖然出張所最後被拆，但卻間接影響政府與民間對文化資產的態度。更多在地人開始關注嘉義的文化資產，開始在嘉義進行巡禮，包括當時還沒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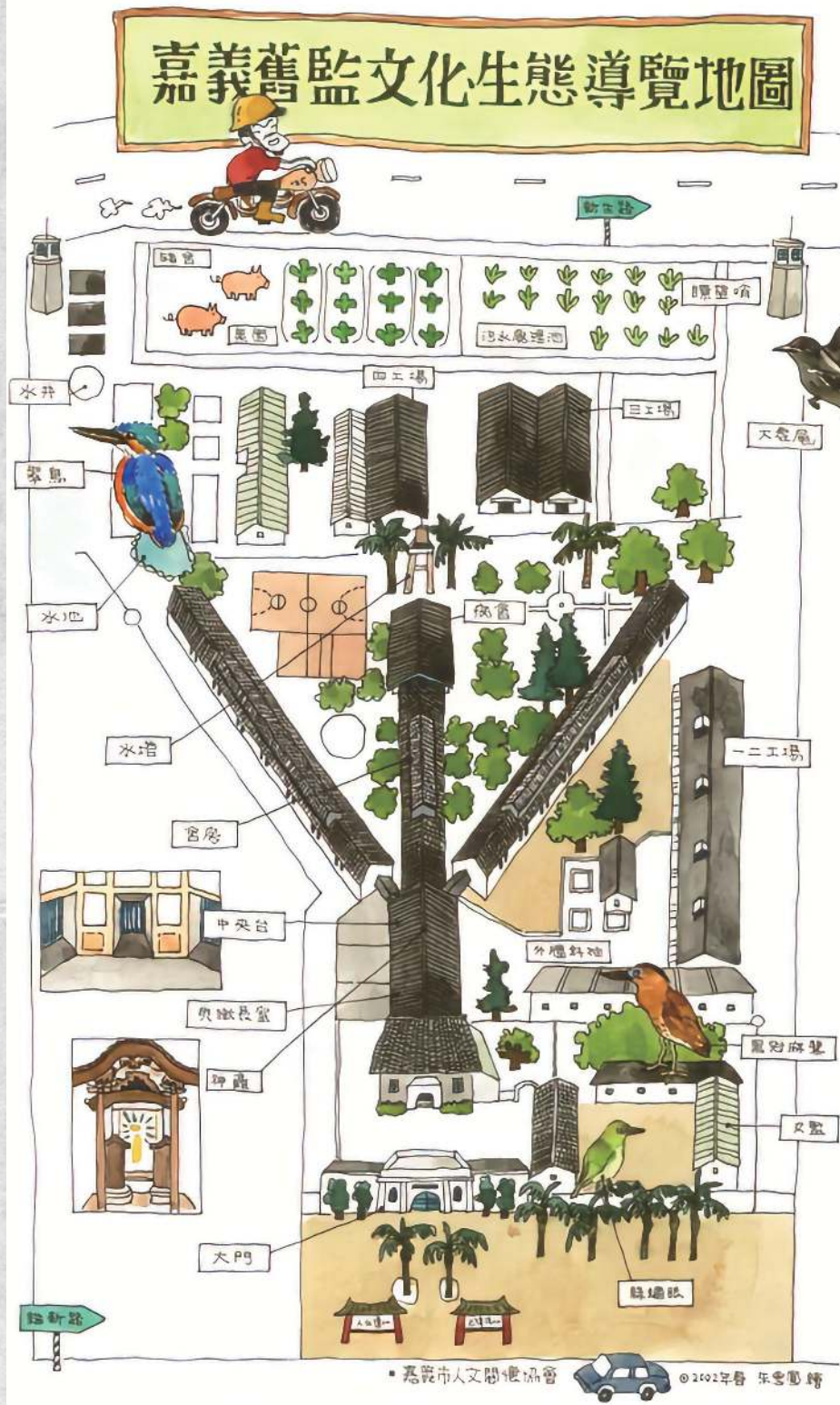
成文創園區的酒廠、中油油槽、鐵道藝術村、製材所等等，其中一個點就是舊監獄。」

除了關注文資的團體與個人，當時也有監獄員工出來力挺，在舊監保存過程中，邱如惠教誨師便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一角。舊監保存行動有來自出張所的經驗累積與人力資源，同時也對行動策略進行修正，嘉義人文關懷協會在2002年3月策劃、發起為期十週的「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便藉由各種不同的藝術活動邀請市民走入這座歷史場址，陳世岸談到：「當時的策略就是不停的導覽，不管你支持或反對拆除都可以去看看，只要進到這個空間，你就會理解為什麼要保存，100個觀眾進去，我們大概可以說服95個，所以活動還沒辦完，整個討論就已經轉向確定保存。」在市政府古蹟審查會議後，所有委員一致通過決議，嘉義舊監正式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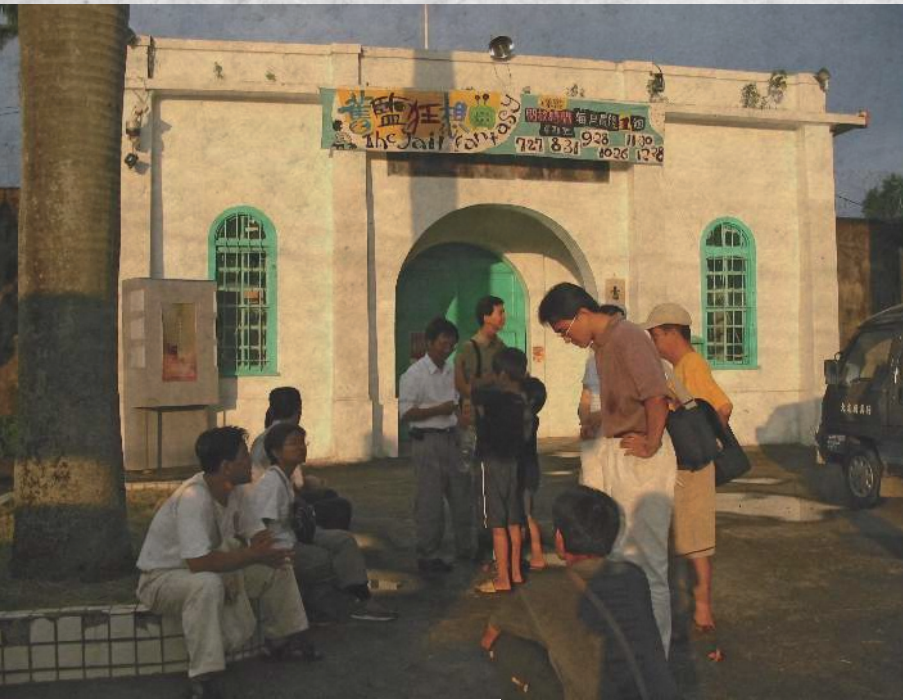
2002年指定為市定古蹟，2005年公告為國定古蹟。在當時「舊監的春天」裡的活動設計包括繪畫展、演唱會、攝影展、受刑人作品展、女監裝置藝術展，甚至還有服裝秀、跳蚤市場、兒童繪畫比賽、藝術市集、陶藝與石雕教學，以及侯孝賢在舊監宿舍取景的電影《童年往事》（1985）放映與導演座談。種種活動除了要打破監獄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試圖提供參觀者對此空間未來可以如何應用的多元想像。

在舊監保存、修復相繼啟動後，位於舊監外圍的宿舍群木構造建築復甦計畫於2015年展開，2016年文化局的駐地工作站進駐做為示範、2017年矯正塾營運中心掛牌，同樣在2017年申請以修代租進駐聚落的台灣田野學校，也從一開始的自力老屋修繕進入到以舊監區塊為主要討論方向的聚落共創階段。台灣田野學校工頭葉哲岳與其團隊藉由共創共學的概念，邀請不同領域社群進入討論，將聚落變成講堂與共創會所。如在2019年底剛結束的「舊監獄生活實驗場跨域講座」系列

中，田野學校邀請在不同領域中扮演推動者角色（在地與非在地）的講者加入對話。葉哲岳表示：「這樣的規劃希望用不同的角度切入，以『城市實驗、節慶體驗、文本脈動、社會企業、藝術實驗』五個議題想像未來運作舊監時需要的面向，用這樣的廣度把路徑鋪陳開來，我們才不會陷在單一的思考裡。」對此，陳世岸認為：「嘉義舊監過去矯正的對



2002年嘉義舊監文化生態導覽地圖。（陳世岸提供）



2003年「舊監狂想曲」活動現場。（陳世岸提供）



嘉義舊監獄中銜接智、仁、勇三個舍房走道的中央台。（林怡秀攝影）



▲ 2002年「舊監的春天」林生祥於嘉義舊監獄第一工場空間演唱。（陳世岸提供）
▼ 台灣田野學校於舊監宿舍區「矯正塾1921」中舉行的「舊監獄生活實驗場跨域講座：藝術實驗」講座現場。（林怡秀攝影）

象並沒有死刑犯或政治犯，所以建物本身不致於有太沉重的歷史壓力，也因為如此，它反而容易去銜接社區，『監獄』本來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環境，我們可以透過種種方式去創造平衡、或恢復某種自給自足，但卻又是這個時代下具有開放性的想像，在這些創造性的過程裡，過往封閉的東西會被打破，在日常中產生不同的連結。」

穿越圍牆的書簡

● 文——詹子琦

——退役監獄內的藝術策展、詮釋與再利用

英國政府自二〇一三年起，因獄政現代化計畫陸續關閉多間遭評定為機能不良的監獄，並將舊建物陸續售予地方政府與大學，改建為商場或學生活動中心使用。在這些監獄中，瑞丁監獄（Reading Prison, 1844）與霍洛威監獄（Holloway Prison, 1852）因其特殊的歷史引起社會關注，由民間主導的藝術與社區行動獲得迴響，進而改變退役監獄的未來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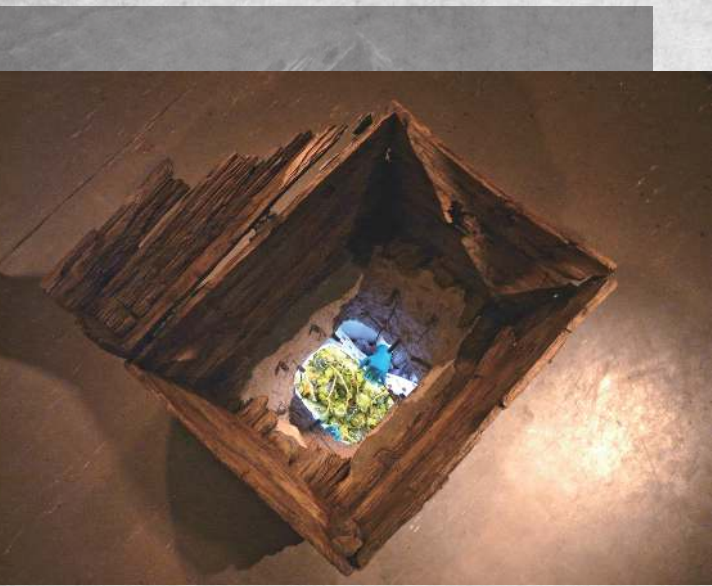
瑞丁監獄：望向作家之眼

至今有一百七十五年歷史的瑞丁監獄是以當年最先進的技術建成，並在英國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中佔有一席之地。才華洋溢的愛爾蘭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便曾於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間關押於此。當時的他，正值名聲與事業的最高峰，卻因同志戀情被判刑而銀鐐入獄，頓時跌落深淵。服刑期間，王爾德遭孤立拘禁，失去時間感的無助與孤寂向他襲捲而來。他於獄中寫成的《深淵書簡》（*De Profundis*），深刻描繪無法與情人相見的苦痛，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情書之一。

瑞丁監獄於二〇一三年退役後，由瑞丁大學（Reading University）協同慈善藝術組織 Artangel 規劃「一檔藝術盛宴」在獄中」（*Inside: Artists and Writers in Reading Prison*）。本展邀請多位藝術家向這位偉大的作家致敬。展覽期間，觀眾可自由穿梭於牢房之間，漫賞藝術家如何以創作及書信回應晦澀難言的同志戀情，與自由遭受剝奪的苦痛。展覽亦安排多位演藝名人，於每週日站在王爾德的牢門前誦讀《深淵書簡》的深情詩文。此展獲得絕佳迴響，甚至得延長展期以回應觀眾的熱烈期盼。



1852年啟用的霍洛威監獄。



瑞丁監獄「在獄中」展覽，藝術家羅伯特·戈伯（Robert Gober）作品《藏寶箱》（*Treasure Chest*）。（攝影：Loz Pycok, CC BY-SA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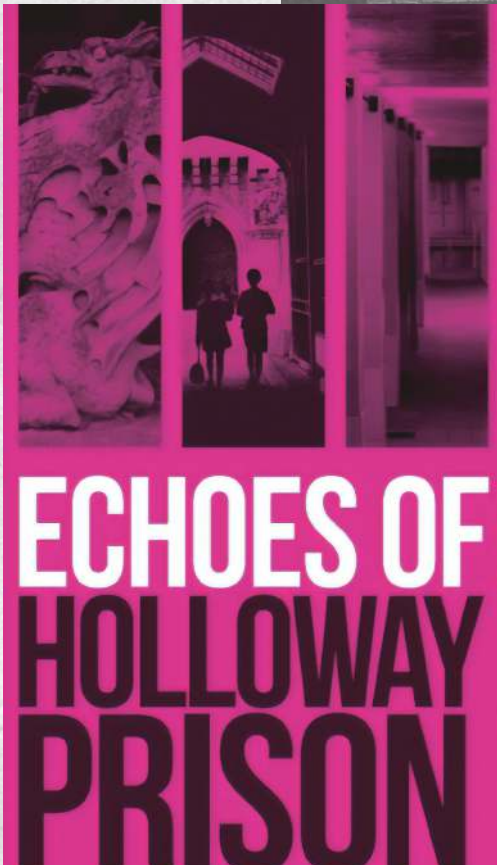


民眾參觀「霍洛威監獄的回聲」。（圖片來源 | echoesofhollowayprison.com）

霍洛威監獄：延續弱勢女性的扶助聚所

位於倫敦北部的霍洛威監獄則有著相異的故事。霍洛威曾是歐洲最大的女子監獄，於一八五二年啟用時是一幢具城堡外型的建物。二〇世紀初期，許多英國婦女舉行大型示威運動以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權利與地位，甚至闖入國會遊行抗議而遭逮捕入獄。霍洛威監獄便是這些女權運動者遭關押的所在，這也使此地成為英國人權發展的重要象徵地。

然而，因應監獄現代化的需求，霍洛威監獄在一九八五年於原地重建為一座外型近似醫院的矯正所。在矩型結構的建物內設有母嬰室、游泳池和藝術教育中心。人們期盼這裡可以成為弱勢女性得以相互支持並重掌生命自主權的場所。然而，由於囚犯數量遠超過獄方負荷，使狀況不如預期。儘管有周邊慈善機構和社團組織的支持，政府仍於二〇一五年無預警宣布關閉霍洛威監



獄；這塊佔據十英畝的土地將被出售，以支付建造現代監獄的費用。

對許多流離失所的女性受刑人來說，環境友善且富社群支持的霍洛威，早已被她們視為真正的家。關閉監獄的消息因而引起眾生譁然，囚犯們感到極為恐懼與無助。在社福團體與互助協會的奔走下，社區的博物館開始介入，針對霍洛威監獄舉辦展覽、工作坊與教育活動，並採集口述歷史。許多藝術家也將霍洛威女性的故事改編成歌曲與舞台劇，喚起更多關注。在多方努力下，政府應允未來無論霍洛威售予誰家，都必須挪出空間建構婦女之屋，延續霍洛威監獄百年來的文化與社會意義。

退役監獄建物的當代轉化

當談及監獄時，人們通常持有負面觀感。我們經常直覺地判斷囚犯即為不道德的罪人，卻鮮少思考社會體制為何需要監獄，監獄的存在對我們的日常行為又有什麼影響？藝術和博物館的介入，使我們有機會觀察監獄如何做為規訓行為的機構，並反思人權與社會正義等議題。霍洛威監獄透過博物館詮釋，引導觀眾反思女性受刑人的難處、親職困境和犯罪社會學的課題。瑞丁監獄雖未談及曾為少年矯正學校的歷史，仍以知名作家的生命故事獲得廣大關注，提升社會對於保存負面遺產的意識。這兩個計劃成功地將難以言說的歷史和社會議題與當代觀眾產生連結，為如何保存與詮釋負面文化遺產畫出溫柔的路徑。